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十八回 全伯通巧處生情 郝院君夢中顯聖

詩曰： 盲眼庸醫藥最靈，墮胎高價索多金。  
夢中不示真消息，險遂陰謀妒婦心。

話說徐媽媽要吹噓那全伯通到瞿家賺錢，轉彎抹角道起古話來，說全伯通不肯在宦家寫藥方，乃是賣藥不賣方的緣故：「做官的帶笑道：『是也，是也！這是我一時不明之故，怪得伯通半回不下筆哩。』叫蒼頭收去了筆硯，拿飯來吃。此時全伯通撇下了一挑重擔子，得了性命出門，從此後時常送些盒禮來孝敬。你道我老人家心腸好麼？」妯娌兩個聽了，笑的個不了。聶氏道：「不識字的郎中，媽媽薦他做甚？」徐媽道：「俗言說：『只圖吃個醉飽，那管豬拖狗咬。』二位娘子將重事托我，怎敢怠慢？這廝字雖不識，那墮胎絕孕的方子，乃百發百中的。此事尚要鎮密，不可洩漏仙機。撞著阿媚姐有三病四痛，接他來診脈，暗通關節，方可下手。若至事露，反成不美。我自求墮胎使者神力，決不誤事。」張氏滿心歡喜，留於房內歇了，次日方去。有詩為證：

仙住清虛府，何由腹內鑽。  
虔婆施詭術，騙盡世間錢。

再說聶氏當夜思量：「肚仙之言，歷歷有驗，倘阿媚果然生子，有損於我，怎麼是好？」一連躊躇數日，擺撥不下，就於軒子內供奉妙吉祥如來佛堂求一籤，以卜休咎。焚了三炷香，拜了數拜，暗暗禱祝道：「弟子聶氏為阿媚懷孕，姆媽張氏與弟子商議，意欲暗生損害，若與他同心並力，日後設有禍端，求一下籤；若覆庇阿媚，生得一男半女，這兩股家業盡歸於我，無有更變，賜一上籤。」祝罷，將籤筒輕輕地搖了數下，忽地裡跳出一條籤來。聶氏急取看時，乃一中平之兆，籤句道：得失皆前定，何須苦用心。

謾誇當局者，窮蹙甚分明。

聶氏暗悟道：「籤語不上不下，是令我坐觀成敗。我是落得做好人的，管他則甚！」從此後，兩下有言語時，隨風倒舵，暗瞧他們的破綻。後人看到此間，歎息這婦人家見淺，救人不到底。一來是見識不到，二來是貪心所使。有詩為證：

介立錚錚鐵石心，等閒富貴豈能淫。  
只因啖利紅顏婦，狐鼠持疑事變更。

且說這阿媚姐驚後得病，將養了十餘日，漸漸平復。這一日早上，因天色清明，將幾件衣服曬在窗口。亭午時分，忽然狂風驟起，阿媚急急收檢，那衣服被風刮得遠了，阿媚扒上一步，不覺腰胯在窗檻上擦了一下，一會子腹中作痛，忙忙揉按時，急攢攢疼一個不住。這張氏正要尋個鬻兒害他，奈沒下手處。忽見丫鬟傳說媚姐腹疼，張氏一天之喜，即到房中探望，口裡念誦道：「偏是員外與大官人不在家，怎生接個醫士看看也好。」阿媚道：「承大娘看顧，這身孕好歹自有定數，請醫人濟得甚事？」張氏道：「你少年人省得什麼？生男育女豈是要處？倘腰疼不止，做出事來，員外怎不怨恨家內沒人張主？」

正是呀，二叔日昨取租回了，快請來酌量。」瞿璿見了，慌道：「請甚醫士好？」張氏道：「城裡城外醫生要千得萬，叔叔豈不相識，只選高明的接來便是。」瞿璿道：「近村安百川專治女症，城門邊李吉庵亦通產科，不知用兀誰好？」張氏道：「我聞得花居橋全伯通內科絕妙，何不接來一看？」瞿璿道：「且慢著，待我去關爺廟裡打一，只選有緣的便請。」張氏道：「二叔差了，這是至緊的事，求甚簽？便將三位先生都請來看。但願阿媚姐十月滿足，身體康健，何在乎這幾貫錢鈔？」

瞿璿道：「大嫂言之最當。」令家僮分頭去接醫士。

這阿媚聞張氏延醫言語，何等感激，反疑聶氏之言虛謬，他兩下原係不睦的，日前所說畢竟是離間之意。少頃，三個醫人皆到，聚於客廳。茶罷，同進來診了脈息，三醫酌議，共撮了兩帖安胎止痛散，各自散了。瞿璿令丫鬟煎藥與阿媚吃。這張氏喚心腹小廝阿曉密地吩咐，又與他數十貫錢，悄悄往全伯通藥舖裡來。這阿曉識得幾行字，專管出入帳目，乃瞿穀房中寵用的人。當下領了主母之命，次早五鼓，取路到全伯通店中。

此時全伯通尚未梳洗，阿曉送了銅錢，要買一劑墮胎的藥餌。

全伯通手雖接錢，一面暗想：「這小廝來得蹊蹺，其間必有委曲。」盤問道：「兄尊居何處？取這藥把與兀誰吃的？可與我明說，方好送藥。」阿曉道：「求藥自有用處，問他則甚？」

全伯通道：「兄不知醫家妙訣，『望聞問切』四個字，乃是要緊的關目，兄不明言，難以下藥。」阿曉道：「別樣的病體要診脈看症，這打胎的藥，不過是催他下來便了，有甚望聞問切？」

全伯通笑道：「兄年輕，不知醫家的微妙。大凡墮胎絕孕，事雖一體，用藥對證不可雷同。比如女眷們為兒女多了要絕孕的，又有因產育艱難不願保全的，也有那大小妒忌暗行損害的，還有偷情有孕打胎滅跡的，這都要明明白白說的詳細，用藥方有神驗。不然，葫蘆提下藥，豈不誤人性命？」阿曉道：「先生有藥見賜更好，不然乞還藥金，何必絮叨饒舌。」全伯通道：「要我還錢不難，你只令家裡親人同來領去，省得日後言語。」

阿曉道：「這先生卻也多事，既不肯與我藥，還我銅錢便罷，有甚言語？」兩個正在那裡爭論，只見那背藥箱的老子走出來，見了阿曉，問道：「你是毗離村瞿員外小管家，買甚藥哩？」

全伯通道：「莫非是日昨和安、李二先生同下藥的去處麼？」

老子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全伯通笑道：「失敬，失敬。」

莫非兄差了色頭，敢來取安胎藥麼？」阿曉道：「非也，是求墮胎藥。就是媚姐為腹中疼痛難熬，情願打下，以全性命。」

全伯通愈加猜疑，忙起一個頗子道：「兄不必相瞞。我老全頗通大素，預知未來凶吉。昨按員外如夫人脈息，陽脈平和，決生男子，陰脈過於弦芤，似乎以陰欺陽。那腰酸腹痛乃易事耳，其中暗藏陰人妒害之象，兄宜實吐真情，小可不吝藥劑。不然，事屬曖昧，難以奉命。」阿曉聽言，驚得呆了半晌，只得將張氏隱情一五一十的說了。全伯通忙教把大門閉了，目道：「世上有這樣欺心婦人，助惡僥倖，你要圖占家私，損害他人性命，若送到公庭去，為首為從的都是一個死罪。恁樣凶徒，怎生容恕！」阿曉慌了手腳，哀求道：「太醫暫請息怒。這事非我張主，是奉主母差遣，無奈而來。錢、藥都不要了，懇求釋放為感。」全伯通又笑道：「你且莫忙，隨我進來商議一個長策。」將阿曉引入側牆內小閣中坐定，又拿點心茶果相待。阿曉辭道：「這盛情也不敢叨領，懇乞大恩，容小人去罷。」全伯通笑道：「兄且吃幾個粗點心充饑，不須著急。天下沒有走不得的路，幹不得的事。假如你家大娘子用計墮胎，總為那謀財肥己。區區老全用藥濟人，不過是圖利營身。我看兄青年秀麗，必諳人情世務。今早承下顧，也是小可一日的利市。你看他人求藥，招接誰來？煩兄回見貴主母，道達大意，見惠數百兩白金用用，只消一服藥，穩取成功。這喚做彼此有益；若兄差了念頭，只圖一己之肥，不肯刀口上用錢，我只將這銅錢往縣中出首，惟恐主僕出醜；還有一說，兄若不回家去，一溜煙走了，區區見了員外，求縣官差委緝捕公人，一條繩子捆將來。」

噢，只怕渾水中洗澡，也不得潔淨哩！」阿曉沉吟不答。全伯通又道：「自古說：利歸眾人，何事不成；利歸一己，如石投水。兄是千伶百俐的人，須索算一個長便。」阿曉道：「太醫未可出門，且在尊府一候，待小子回見主母，即來復命。」全伯通道：「這卻使得。但一去就來，切莫遲誤，我要往府衙裡看病去。」阿曉飛身出門，逕奔回家，對張氏備言前事。張氏驚惶，跌足自悔。阿曉道：「悔也無用了，速將財帛買來，庶可完事。不然，必激出禍事，怎麼解救？」張氏躊躇不已，無計奈何，兩個又計較一回，夾氣帶苦，收拾散碎銀三十餘兩，遞與阿曉，叮囑用心營幹。阿曉復身奔到全伯通店中，依舊到閣子裡將銀兩交割。全伯

通笑道：「這些須之物，濟得何事？」

阿曉再三哀懇，全伯通方才收了，開箱撮藥，口裡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幾片藥餌，恰似一把潑風刀，佛爺與祖師爺作證，非是我全恃命主謀，冤魂不要索命於我！」又對陶真君神櫥前誦了一卷解冤釋劫經咒，才包藥遞於阿曉，附耳道：「令大娘用心煎藥，不可泄漏玄機。這藥吃下去，立刻見效。但胞胎初落之時，即煎人參荊蕙湯與彼吃，以免血崩眩暈之患。不然，血崩不止，母子兩命皆傾。那時罪孽沉重，誰人解得？我老全是念佛的人，怎行那十分損天理的勾當？」阿曉性急如火，那裡耐煩聽這閒話，拿了藥跳出門走了。奔回張氏房中，交了藥帖，細細說了一番，摸到廚房裡吃了些冷飯，放到頭且去尋睡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這阿媚服下那一劑藥，腹中漸覺寧靜。

次日亭午，正欲打點煎那第二帖藥，只見張氏進房探望，細問病體若何，阿媚道：「服藥之後，幸覺輕可些。」張氏合掌道：「謝龍天。那第二劑可曾吃麼？」阿媚道：「尚未吃，才要煎哩。」張氏埋怨道：「怎不早煎，等待什麼時候？」忙令丫鬟燒著炭火，蕩洗藥罐。又問：「那一帖放於何處？」阿媚於枕席下取出來，遞與張氏。張氏十分溜撒，眨眼間已將那帖藥兒換了，傾在罐裡，將次下水，忽蒼頭來報道：「大官人回來，適聞媚姨有恙失驚，親來探視。」張氏冷笑道：「我先在此看覷，他來怎的？」此時心下已有幾分不然。

只見瞿穀已進房來了，媚姐忙離牀聲喚。瞿穀道：「姐姐服誰的藥，可好些麼？」張氏接口道：「不必兄費心，三位高醫共下的藥，病體已平復了。」瞿穀道：「你且講那三位醫士？」

張氏道：「一位是安百川。」瞿穀道：「好，好，他是儒醫。」

張氏又道：「一位是李吉庵。」瞿穀點頭道：「也好。」張氏道：「又一位是全伯通。」瞿穀頓足道：「阿呀，安胎固孕，怎用這腌臢的草醫，誤殺大事也！」張氏變色道：「這三個醫人是二叔張主請來的，藥已服了一劑，身子掙扎了大半，誰要你假忙做一團，我從來瞧不的恁樣賊勢！」瞿穀道：「咄，你婦人家省得什麼？那全伯通乃一字不識、半路出家的郎中，只曉得幾個死方子，醫那什麼疝氣、打胎，一帶好鶻突帳，請他作甚？」隨問丫鬟取藥來看。丫鬟提起藥罐，正欲遞過來，張氏劈手捺住，佯笑道：「好扯淡，你又不是醫生，看他怎地？三個高醫一手撮下的兩劑藥，一劑已見神效，這一帖偏是毒藥不成？」瞿穀道：「醫所以寄死生，非同兒戲。若有差錯，其害不校我偏要看一看，你便怎麼？」一手來搶藥罐，張氏拿住不放，兩下用得力猛，將罐子扯為兩塊，將藥傾翻滿地。

瞿穀曲腰，一件件揀起看時，萬分憤恨。原來那藥共是九味：當歸尾、黑牽牛、穿山甲、青皮、枳殼、麝香、馬兜鈴、雪裡青、車前草。瞿穀厲聲道：「好藥！好藥！天幸我回家，險些兒弄出禍事。」張氏跳起身道：「好嘴臉！天殺的專會撮軟腳、弄虛頭、著神倒鬼的胡講！奈何媚姐身子尷尬，不和你鬥嘴，你且入房裡來。」喃喃地罵出去了。瞿穀按著火性，令丫鬟將地上藥片帶濕掃淨，傾於溝內。這都是瞿穀思前慮後純厚的去處。

看官有所不知，原來瞿穀正在村外催徵租米，忽夢見亡母郁氏右手吃茶，左手持一文無眼銅錢，遞與他道：「汝父親被這物陷害，作速回去，遲則休矣！」瞿穀含糊應允，又忽朦朧。郁氏復如此吩咐，瞿穀答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何必恁地催促！」郁氏大怒，提起茶罐子劈面打來。瞿穀驚醒，懷疑不決，坐待天曉，急取路回家。剛遇媚姐坐娠不安，又見渾家在彼煎藥，說及接醫並用全伯通情節，恍悟亡母托夢之異，心中甚疑張氏藏甚機穀。因此執意取藥檢點，果是墮胎的狼虎毒藥。奈何夫妻情分，怎敢聲揚？低頭歎息，憤憤不悅。媚姐忙問道：「大官人所瞧甚藥，如此煩惱？」瞿穀支吾道：「此藥乃一片辛熱之劑，孕母服下，日後孩子多生瘡毒，可恨庸醫用藥之妄！姐姐服藥，休得恁地造次。」媚姐也有八九分猜著了，忙應道：「多承大郎吩咐，妾身感戴不盡！」瞿穀道：「一家人怎講此話？向後切宜謹慎。」吩咐畢，轉出廳外，料理家事。至夜分，進臥室中來。只見房門半開半掩，丫鬟坐於門口杌子上打盹，桌上點著一盞燈，渾家和衣倒在牀上。瞿穀發放丫鬟先睡，次後脫衣息燈，也上牀來。張氏發恨道：「哦，哦！」這「哦哦」之聲，原係婦人振威的熟套。不知「哦」裡說出甚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